

南宋名臣李光,是被贬海南的“五公”之一。绍兴十四年(1144年),先被秦桧死党吕愿中诬告与胡铨诗酬唱和,讥讽朝廷,贬谪琼州;绍兴二十年(1150年)遭陆升之诬告,以“私修国史”之罪,再贬儋州。在儋6年,李光不遗余力寻访东坡踪迹,抒发景仰之深情。这位800多年前的流放者,对苏东坡的崇拜达到五体投地的地步,成为南宋东坡文化的重要传承人。



李光《庄简集》。



李光像

李光(1078~1159),字泰发。越州上虞(今属浙江省)人。北宋崇宁五年(1106年)进士。靖康元年(1126年)任侍御史,反对割地事金。南宋建炎年间(1127~1130年)知宣州(今安徽宣城一带),修城池,积兵粮,建议社,守境有方。绍兴元年(1131年)升为吏部尚书,八年(1138年)十二月授参知政事(副宰相)。因指斥秦桧“怀奸误国”,九年十二月被贬为绍兴知府。十一年十一月又贬为建宁军(今福建建瓯)节度副使,藤州(今广西藤县)安置。十四年(1144年)十一月又移琼州(治所在今海口府城)安置,居6年。二十年(1150年)三月再移昌化军(治所在今儋州中和)安置。居琼10余年,虽身处逆境,仍论文考史,著《儒学记》等。年逾80仍精力不衰,海南亭台楼阁多有题咏。秦桧死后得复官秩。卒谥庄简。为海口市五公祠奉祀的五公之一。

到儋州,人们大多只想起苏东坡,而不知道李光也曾贬谪儋州,且对教化儋州文明作出过卓越的贡献。

李光是南宋的名臣,越州上虞(今属浙江)人,官至参知政事,先后三次任吏部尚书。他力主抗金,反对和议。宋高宗绍兴十一年(1141年)李光被秦桧死党万俟卨诬告怨恨皇帝,被贬广西藤州,任建宁军节度副使。绍兴十四年(1144年)又被秦桧死党吕愿中诬告与胡铨诗酬唱和,讥讽朝廷,贬谪琼州;绍兴二十年(1150年)遭陆升之诬告,以“私修国史”之罪,再贬儋州。李光在儋州度过长达6年的流放岁月。

在儋六载访东坡踪迹

苏东坡贬谪儋州时62岁,而李光贬谪儋州时已经73岁了。他是在苏东坡北归后的50年踏上儋州这块南荒之地的。那时,苏东坡在儋州留下的珍贵墨宝大都散落民间,李光费尽心机收集,才得以保存。每有所得,他如获至宝,兴高采烈,追和东坡诗。他的《东坡载酒堂二首盖用渊明始春怀古田舍韵,遂不见于后集。予至儋,始得真本,因追和其韵》记载了这一重要的史实:“一往五十年,遗迹宛若新。”

李光居儋期间连续写下《绍圣中,苏公内翰谪儋耳,尝与军使张中游黎氏园,爱其水木之胜,劝坐客酿酒作堂,黎氏名子云,因用杨雄故事名其堂曰:载酒堂。予始至儋,与琼士魏安石杖策访之,退作二诗》、《载酒堂》、《二月三日作真率会游载酒堂呈坐客》等诗为苏东坡在儋州创建的载酒堂大唱赞歌,丰富了东坡文化的内涵。“缅怀东坡老,陈迹记旧痕。空余载酒堂,往事孰与论。”

近年来各地正在刮起一股“东坡热”。中国苏轼学会已开过17次学术研讨会。儋州、惠州、黄州正热火朝天地轮流举办“东坡节”,大打“东坡品牌”,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,以促进经济发展。自宋以来,东坡的崇拜者,如杨万里、虞集、柳贯、翁方纲、郭沫若等不远万里寻访东坡踪迹,抒发景仰之深情。尤其是这位800多年前的流放者李光,对苏东坡的崇拜已到五体投地的地步。用现代流行语说,他是苏东坡最忠诚的“粉丝”。

书写碑记为儋州存史

李光在儋州的《迁建儋州学记》和《儋耳庙碑》两块碑记是十分重要的文献,为后人了解儋州古代的学风和民俗,提供了宝贵的史料。

李光与苏东坡皆为贬官,但他们热心于传播中原文化,为开发边徼文明而不遗余力。苏东坡在《和陶示周掾祖谢(游城东学)》中展现了儋州学舍的荒凉:“摄衣造两塾,窥户无一人。邦风方杞夷,庙貌犹殷因。先生饌已缺,弟子散莫臻。”东坡对儋州的教育寄予殷切的期望,儋州人没有辜负苏东坡的期望,发奋图强,在李光等的教诲下,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李光在《迁建儋州学记》记载:“富者乐于出财,贫者乐于出力,而宫殿益隆,于斯学之设也。”“士皆激发奋励,求师学古,讲先王之道,考六经之文,焚膏继晷,兀兀穷年,弦诵之声,洋洋盈耳。教化行于上,而风俗美于下。”“时人知教子,家习儒风,青衿之士日以增盛。”“学者彬彬,不殊闽浙。异时长材秀民,业精行成,登巍科、膺脥仕者接踵而出。”李光为我们描绘出儋州教育兴旺发达的美丽画图,令人欣慰,令人鼓舞。

李光的《儋耳庙碑》更是一篇记载儋州的民俗、洗夫人平生功业和百姓对她崇敬的非常重要的文献。

李光的居儋岁月

文/图
本刊特约撰稿
韩国强

其一,碑文先考察“儋耳”的由来:“其俗皆秃其颊皮,如鸡肠垂之连耳,因以为号,非自然也。”次记其民俗:“虽无富民,而风俗俭约。妇人不可曳罗绮,不施粉黛,女子自少小惟缉吉贝为生,故多跣足,富者穿履袜而已。”“男子多坐食于内,而妇人经营于外。”李光的记载如一幅白描画。如果有哪一位画家创作古儋州妇女的形象,这是最好的素材。后记儋文化的昌盛:“家知教子,土风浸盛,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,比往年几十倍。三郡并试时得人最多。”“三郡”,指儋耳郡、珠崖郡、临振郡。“琼之有士始乎儋,琼之有士莫盛乎儋”,也非溢美之词。李光有关儋州人文昌盛的记载,令我辈自豪。

其二,讴歌洗夫人的平生功业:“累世策勋,有平寇之功,建国开府,比古诸侯。”洗夫人驻守儋州期间,把郡城迁至今之中和:“旧城去今庙三十余里。日南滩常水患。一夕,人见夫人具畚鍤,躬率人夫迁之,工毕而人不知,今凡二百余年。”“旧城”,指儋耳郡城,即今之三都镇南滩村。这里有一个细节,请读者注意,洗夫人是亲自带着畚箕铁锹,率领人夫,悄悄行动,把郡城迁到今之中和镇。这一记载与民间传说基本吻合。

其三,展现儋州祭祀洗夫人的盛况:“夫人生有功于国,没能庇其民。天有水旱,民有疾苦,求无不。每岁节序,群巫踏舞,士女辘辘,箫鼓之声不绝者累日。自郡守已下,旦望朝谒甚恭。”据《北史·烈女》载,洗夫人不顾年老之躯,“亲披甲,乘介马,张锦伞,领毅骑,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”,稳定岭海局势。她在儋州留下护民的足迹,赢得百姓的崇敬。她仙逝后,百姓建庙宇,行祭祀。李光的记载,使我们看到,儋州百姓对洗夫人的崇敬一脉相承。

其四,记载宋高宗赵构为宁济庙亲题庙额诰:“绍兴乙亥(1155)诏封庙额,册太守陈适,请邦人敬事之。”又据《琼台志》载,绍兴年间,贵州教授羊郁向朝廷请命,给洗夫人赐加称号,高宗皇帝恩准,追封洗夫人为“显应夫人”,赐儋耳庙为“宁济庙”,并御笔亲书《庙额诰》。一个边远的小庙得到当朝皇帝的恩宠,也是件轰动一时的大事。

居儋遗迹杳无踪

李光离开儋州已八百多年,他在儋州的遗址,已在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。幸好,《儋县志》保存少许的文字记载,让我们感知流逝的光影。秀香堂是李光在儋州的重要遗址。据《儋县志》记载,秀香堂“在城北李氏园中,宋李光谪居构之,取醉翁记‘野芳发而香,花木秀而繁阴’之意。”李光有诗描绘秀香堂的秀美:“山远江深胜地藏,森森乔木间修篁。月林不动参差影,花径常供自在香。沉水薰残金鸭冷,落花飞尽绿荫凉。神通甚愧维摩老,聊表蛮乡作醉乡。”由李光命名的古迹有:冠古堂、涌月亭、咏归亭等。可惜李光居儋的遗迹遗址至今已被人们遗忘,更谈不上修复。如果把这些遗址修复会为儋州的旅游增添新的亮点。

同是贬官,同是对儋州的文明作出过卓越的贡献,苏东坡和李光得到的待遇却截然不同,令人生出许多遗憾。已经有学者对李光遭遇的冷漠抱不平,发出“还从庄简觅高风”的呼声。

宋代有苏东坡、李光来到儋州,这是儋州的大幸。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,苏东坡光芒万丈,李光乃至后来到海南的贬官都被苏东坡的光环所掩。

现实遗忘了李光,没关系;有典籍在,李光居儋的功业在卷面上闪光……



李光留下的《儋耳庙碑》碑记。